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二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惟之社欲以屬東夷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
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
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聖二國之君又
用諸淫昏之鬼將
以求伯不亦難乎 ○季平子用人於亳社 昭十年秋平子伐
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
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一用之
將誰
福哉 ○楚子用隱太子 昭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熒蔡用隱
相為用况用諸
侯乎王必悔之

（主意）無間則仁有間則暴幽明物我本同一辨宋襄季孫楚
靈之徒不知此理視幽明物我為有間於是便已而媚神媚
神而殺人倫於殘
忍暴靈之為也

無間則仁

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

有間則暴

不仁者私於家則隔藩墻而分比
鄰私於已則隔形骸而分尔汝

無間則天下皆吾體

為一體

烏得而不仁

說無間則
仁之意

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

而不暴起語數句話頭甚大幽明也幽謂鬼神物我物謂人也我謂己混混

同流而無間者也本同喜同一喜同一性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

不約而皆喜喜之情怒同一怒怒兩端對言之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

不約而皆怒怒之情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變文好。有

亦必有戚有愛必有憎有別而為盈虛予奪損益是非之理有盈必有

與必有奪有是必有非有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有禍必

損必有益其理無不同也利必有有害有安必有危有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以上皆發明幽

死必有生其變無不同也體之未嘗有間也無幽明物我之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孟子

王親民如傷豈以冥冥之不可欺冥冥謂昭昭之不可犯哉昭昭謂天地

乃始視民如傷也幽明物我通為一體斷以不見有可傷之地也用

如傷事極好同體皆不可傷况可殺人以祭鬼乎既傷於民亦傷於身物我同既傷於身復

傷於神幽明同噫知此者其知人之方乎方猶術也孔子言可謂仁

仁至難言故假於實事以曉人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不覺則不合

如方術共可以推類而通之也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不覺則不合

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於是有人與物之間焉遂以為苟便於身何恥

乎媚神視幽明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視物我以妄傳妄不誠以為偽

傳偽不真則偽為妄相傳然後豐滯怪誕之說興神怪然後君若高悽

愴之妖作妖切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祭淫昏然後豐塗剝剔之亂

生肆歲殺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二事並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

不忍為者殺人祭鬼非天獨賦以酷矣很逆之性也人性者善而三

私已深始於視人畏神甚繼而視幽淪惑其心至此極也有間則暴

至一時之君子隨而議之謂子魚臧孫是猶詆蚩尤之殘晒盜跖之

貪適為贅爾曷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滌洗也此句天下之理

有通有塞通則無間其通耶此下說理八荒之外爾雅云泰遠邦國

塞則有間漢銓祝栗謂之四

極解竹此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六合之內上下四方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

間通故如此孰非吾仁者哉無間其塞耶此下說理雖汲汲以愛人利物

為志誰無此志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視此身之

相干則在彼有尋丈之間發於其身不仁害於其事見於有為發於

其事不仁害於其政皆不仁也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不待帛以祭鬼

一念之毒流金鑠石喻其毒之至烈一念之駛音史奔電走霆喻其暴之至速雖未嘗

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念念無非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

人以祭心之神也時時無非嗜殺之心其視宋襄輩何以大相過乎與

襄楚靈季平子之心其毒烈則一也通者仁之門也通則無間故塞者暴之門也塞則

故為暴是故欲仁者不于其仁于其通由其通者則漸漸去暴者不

于其暴于其塞觀其塞者則漸漸可以有其暴矣。結語深可理趣

衛旱伐邢

僖十九年秋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商而年豐今邢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從之師與而雨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怪神以使其眾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

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

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偃之牛聲僖三十二年田單之禽翔史陳勝之

書帛見漢書陳勝傳樊崇之探籌見後漢劉盆子傳皆托神怪以譎眾者也是其說

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

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

邢其所托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

也以天為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為辭人孰敢議衛方欲伐邢而患無

以使其眾甯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為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

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甯莊子之意不過欲假

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脇其民而使之戰耳

渚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漢光武起兵下至曲陽

此皆恐至渚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斷無船不可濟使王霸往視之霸

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

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

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為必然竊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

矣是役也雖衛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

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抱如鼓如影如響不約而俱

應遂以為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移歸亢旱於乾封漢武

泰山改元封元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歸星變於輔弼漢成

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曰天意欲乾封乎歸星變於輔弼帝綏

和二年英武守心時程方進為相憂之會郎賈薨善為星言大臣且

當之上乃詔見方進責以政事不治於害曰臻百姓窮困方進即日

自歸火災於丁傳傳太后哀帝祖母也丁太后哀帝母也哀帝即位

奏賤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葬復言請發冢太

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棺椁

作冢既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尸火出炎四五丈

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葬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嬴居佳

宮皇天震怒災其已發丁姬死塗踰制度矯誣上天文飾六經傲然

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如賤妾也矯誣上天文飾六經傲然

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者庸非竊莊子乎噫竊莊子欲僥倖一

勝尚有他塗也勢可以使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發

豈患無術何為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墮壞之耶雖然不知

天則壓以天之大而不敢辨不知聖人則壓以聖人之尊而不敢爭

傳聞王即兵在後從者

漢光武起兵下至曲陽

此皆恐至渚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斷無船不可濟使王霸往視之霸

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

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

漢武

漢成

帝綏

大臣且

哀帝即位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哀帝母也

子魚宋公圍曹

僖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若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主意謂王道本無速成之效春秋以來伯者始以饒幸而後曰父之功宋襄公厭王道之遲鈍而欲竊效焉故子魚率文王之事以諫而能止其伐曹之師也)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不見他人未有見其遲者也如在已耕蚕之類

覺其浴焉而食譬如蚕者初浴食焉而繭蚕已成繭焉而緜而作繭

緜焉而織絲已緜歷數月而後得帛用力凡蚕者皆以為固然理當如此

不聞厭其遲也不見他人耕焉而種譬如農者初耕種焉而耘苗

長而殺草耘焉而穫禾已熟穫焉而春禾已收而歷一歲而後得粟用力

凡農者皆以為固然理當如此不聞厭其遲也不見他人身脩而後家

齊大享之道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所以脩其身脩其身所以正其家也家齊而後國治正其家所以理其國也

國治而後天下平治其國所以平天下也是猶自浴而至織自耕而至春一階

一祀豈可妄躡哉自脩身至平天由三代以前三代以前不見亦未

聞有厭其遲者也如蚕者耕者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憂者

不蚕而得帛速則回視蚕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有得帛速者見坐賈

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為買賣者不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

遲矣見有得粟速者功利之說興自圖伯者出尚變作之風起

誠實而務變詐棄本徇末棄王道之本忘內事外競欲收富強之効於立談

之餘富國強兵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王猶世人得粟帛之

得之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子魚宋而終不能正宋襄之師也詳見

註儒者之論曰此下言儒者之論蚕而帛農而粟照應身而治自脩

治天下亦正也此皆理不以蚕而得不以農而得不以身而事雖得

利區圖伯業者如不正何得之不以其道嗚呼此下言儒者之小

如農蚕然此皆理正也此皆理不以蚕而得不以農而得不以身而事雖得

人之情惟利是嗜新小人不顧正理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蚕之名但欲得帛既食

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但欲得粟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但欲得功

不美舉無恤也為是論者豈足以柅小人之心而閉之哉儒者之論豈能正

則盍反其本矣此一轉下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蚕婦陰

為之織也無蚕婦則尙市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

為之耕也無農夫則坐賈如使天下盡厭耕織假設無人肯

而不斧其耒而不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帛雖有巧計何從而得粟

功利豈真其力哉謂伯者如不耕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

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如農夫陰為之耕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

速如天下盡斃其根如焚涸其源如斧斤爭旦暮之利競圖僥倖則

大經大法謂三綱五珍滅無遺如天下盡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

久矣如人盡凍當是時城皆戎狄之城吾亦無城之可爭地皆鳥獸

之地吾亦無地之可奪雖有欲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發明利害

以破其利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為遲鈍迂闊者謂王道無乃其所恃

以生者也三綱五常人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轉此意好不肖

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愚者待賢彼其相戕相賊亂世兵戈歲消

月鑠人之死者而戴髮含齒之屬頭戴髮而口終不可盡者雖遭亂

不類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詩聖人之遺澤三所恃者果專在於聖

人乎再設曰否含有餘不盡之意蓋謂自古雖有聖人之道猶賴後

隨叛楚

信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聞穀於菟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

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圭意摘出左氏不量力一語以立論謂隨不能自強其國假

下之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弱則能強矣故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

敵之智憂我之愚則能智矣故不憂敵之智國為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

敵之果強也罪在於我之弱也為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

也罪在於我之愚也強者弱之對也我強而後敵弱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

兵所以憂我之弱智者愚之對也我愚而後敵智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所以憂

後之為國者正與上文所言相反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所以

能強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所以終歲一日字用得響喚

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此一轉則誰敢侮之哉能自憂則不弱不

誰敢侮之以隨之陋而鄰於楚入本題事。言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

抗子文楚令尹姓聞名毅於楚其強弱智愚判然矣應前強弱四字隨非

惟不知自憂自憂字亦應前主意而又且不知自量怒臂以當轍莊子云螳螂

車取蹈禍敗隨叛楚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允信也先取其言曰

君子之言引左氏所載隨之見伐不量力也不自量其力不量力而動後能重

動其過鮮矣雖有過亦少矣善敗由已善治其國與自敗而由人乎哉不可

也人矣左氏語止此左氏之論東萊發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

楚不先伐隨不叛楚使隨自知力不如楚自量其力甘處於退怯不敢與則禍何由

至哉必無見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伐隨雖楚兵是隨之敗由已

之敗而不由人也非楚實敗隨乃見伐者雖在人伐隨雖無致伐之

端者顧不在我耶致楚來伐者則由於隨也發盡嗚呼信如是說如果

左氏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已也反左氏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

隨矣隨雖自量其力不敢先動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受楚所制而不

由已不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隨雖名為不先動其有

宗有廟有社有稷有民人有此二者而為諸侯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有與不

而或存或亡 惴惴自保 惟幸不見侵 幸大國之西矣 漢陽諸姬 姬周姓也 漢水之南與周同姓之目 楚實盡之 而城之 彼豈皆先犯楚者哉

彼諸姬之國豈能以先犯楚 隨雖量力自守 設使誠如左 恪遵信約 而遭城哉 引此證極切當 隨雖量力自守 氏量力之戒 楚必先與

守盟約而 疆場有釁 楚之執事 治事 豈其顧盟 楚必先與 不敢先動 疆場有釁 楚之執事 治事 豈其顧盟 楚必先與

矣 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 非量力力所 存亡之權固由楚而 不由隨也 發盡由人 不 左氏能誦善敗由已之言而止耳 又就此言

孰知夫善敗由已之理乎 左氏能誦此言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已者 吉古凶悔吝 善者已也 推廣左氏善 極其善則為堯為舜為禹為湯者

亦已也 為亦由於已 敗者已也 推廣左氏敗 極其敗則為桀為紂為 幽為厲者亦已也 雖為无道之 前無禦者 已不自為善 欲聖則聖 聖謂

湯後無挽者 已不自取敗 欲狂則狂 狂謂桀 隨侯果知此理 應前則位 天地 位吾身之天地 以 育萬物 育吾身之萬物 以 無不由已 此字同

聖神之能事無 况區區之楚何足畏耶 楚雖強且智吾豈 而左氏不 知已之尤反 以畏楚為量力 承上文畏字又照 抑不知適所以墮人

之力也 隨許規 古之所謂量力者 古人亦有量力之說 蓋有說矣 其 在養而未克也 養吾國之 為而未成也 事而未成 脩而未備也 脩吾

求備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 以是二者故量力而未動非謂 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強憂我之弱也 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 所

憂固在於已而不在於人也 照起語謂古人所以量力 養已克為已 成脩已備 然而有餘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 雖無敵於 今之伸豈不

由向之屈乎 苟以齷齪自保為量力 此乃左氏 則人將自安於弱而 終於弱矣 豈徒 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 豈復能智 強弱 噫隨天下

之力者非量力之論歟 左氏量力之說以其墮懷天下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襄公欲合諸侯

信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藏文仲聞。宋為鹿上之盟二

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齊。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楚執

之公子伯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宋公伐

鄭信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楚宋戰于泓信二十二年秋

也宋公將戰大司馬因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救

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

官職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

也。知戰勸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

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苟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爰重傷則

如勿傷愛其三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今鼓以聲氣也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宋襄公卒信二十二年夏五月宋

聲盛致志鼓倦可也。主意謂宋襄之愚尚不能料目前之軍况能知帝王

之兵乎論者謂宋襄以帝王之兵取敗豈不過哉

由涿鹿而至牧野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

戰用兵其多。由六經而至諸子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談帝王之兵踰

數萬言論帝王之。效非不明謂數。而說非不詳也謂數。及宋襄公為

泓之役與楚人。而以帝王之兵自許謂不重傷不禽二毛。反至喪敗

宋師敗績襄公傷股而死。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為不可信後世

襄為戒而廢帝王之兵。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為不可行果哉說之

遽也謂後世論。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為迂闊逢鈍之具儒

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輿薪之不

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

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不見

輿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見秋毫而

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方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

真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輿薪

也撞鐘也欲驗宋襄言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自生長以至為君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

與楚為鄰人深知楚之以疆大乃不量宋之力不自量其偃然自為盟主自為伯主

盟欲屈強楚之君於會為孟之盟孟致楚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料

彼已強弱欲盟齊威之霸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親見齊宋襄自

觀信義與齊威孰愈愈勝也言信義壤地與齊威孰愈齊威之廣兵

甲與齊威孰愈兵甲不如齊威九合諸侯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

子中間召陵之盟楚子使而宋襄公驟欲致之欲屈楚子其愚而不

能料事二矣不料宋不如齊欲致齊威孟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楚

執宋公幾不免虎口僅能縱釋會于薄曾未閱時忘前日之

辱楚釋宋公在二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楚爭鄭鄭

之夏遂舉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不料宋不如齊欲使鄭

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共曉以上三事宋襄尚不能知目前之事况

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得於傳聞斷編遺簡經史所載

若滅若沒若存若亡不可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智若尚不能知

其料今事之踈謂上文三事即可驗其談古道之謬謂其遠慕帝王

有力量真宋雖未交鋒之前雖未與楚人固預知其必敗也已可前

矣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謂帝王之兵是猶見贖者之誤

評官角贖贖也官角樂音也遂欲并廢大樂以喻說者因宋豈不

過甚矣哉其過失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又

一說所以致敗謂尤德亦非也此一說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

固不待於用兵矣此說甚當德不能服雖帝王之世猶有不是以有

兵故不免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議論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豨

豨也以喻亦何所不至如蚩尤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如宋襄

不禽二適遺之禽耳未有不為敵人所敗者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不必

如宋襄之拙以取敗也古之誓師者引武王事以證帝王之兵曰殄殲乃讐殄殲殺戮也曰

取彼凶殘凶殘亦謂紂也凜然未嘗有毫髮貸見得宋襄所謂不重傷不禽二毛者非帝

王也其所寬者惟弗逆克奔而已此句出於誓謂敵人奔而降者則不迎而殺之奔而歸我

是以弗擊釋弗逆克奔之意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推鋒接戰也我

矣胡為而縱之哉豈如宋襄所謂不阻不鼓不成列者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弗逆克

縱敵者宋襄之兵也未既濟而弗擊未成列而弗鼓是也烏可置之

一域耶宋襄之兵豈可孫於帝王之列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之過公羊傳曰

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嗚呼斷公羊之說謬宋襄何足以知文王

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名目實宋之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

見信公十九年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國名言昔者崇侯無道文王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圍

崇侯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文王退兵而脩德教乃復伐之因壘而降因舊營壘不

侯遂其言薰然而不傷薰然和也退然而不伐退然謙也不伐不矜也妙得文王之

本心子魚前日之言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其畧曰諫敵之人

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發揚激

厲奮起勁悍形容其言切真驟與前日異與前日伐曹之若與文王不相似

與脩教因壘之事亦異與變推移不主故常言子魚進諫隨事此真學文王者

也文王作易以明隨時變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

文王矣此意極佳政如孔子所謂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深得奪胎換骨之法又不特下論而公羊之說自屈尤見筆力之

高魯饑而不害

信二十一年夏太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

郭賤食省用務撙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

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主意左氏意謂早在天備在人判天人而二之也殊不知

謂人事之脩無往而非天也而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一篇主意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

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此俗之

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此禍

見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此曆象災祥之變妖孽則付之天此禍

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此氣候之天豐穀熟也若是者皆非人

之所能為三者非人所吾知崇吾德脩吾政而已崇德脩政世俗以

以為彼蒼蒼者吾烏知其意之在哉謂人自人天自天以湯之時而旱

天湯有七年天與湯未嘗相參也湯太旱七年太史占之當以人禱湯

請自當遂禱于桑林之野而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

而德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秦自孝公用商鞅之說變法脩刑始皇用

其嚴法刻令於是誅謗者族謂語者棄當是時天治而秦亂論如此

市天下咸怨陳涉一唱而秦遂以亡天自旱之天與人曷嘗相預

耶世俗之論謂天時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結上文

信公遇旱而欲焚疋巫禱雨者也疋疾人使信公以巫其陋已甚

公之見見賴從臧文仲之諫題見本亟脩早備是歲飢而不害左氏之意

備而天旱詳考左氏所載始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天荒而二之左氏之

意發明以謂旱在天備在人天自天泉枯石燥土焦金流此旱之人

固無如天何天不能使脩城節費脩城以備不虞務穡勸分務穡事

勤富者以分天亦無如人何天終不能果如是說氏之說則所見者

者人之所為也摘出飢而不害二句斷果如是說氏之說則所見者

不過覆物之天而已矣知天之天而非天抑不知天大無外斷以

或順或違有順天者或向或背有向天者或取或捨徒為紛紛人為

紛實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應起頭天者人順中有天遠中有天非

能所違之所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天非向背之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

何適而非天耶人不能外左氏意以脩旱備為無預於天再提起抑不知

臧文仲之諫自何而發發於文仲此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生於僖

也之天早備之脩自何而出出於人事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文仲

發於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僖公之悔人事之脩即天道之脩也

無非天早備之脩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責左氏可不為大哀耶深可

善觀天者觀其精以理不善觀天者觀其形以天成王之方疑周公

引事證昔周公忠於王室而管蔡流言其天固嘗蔽也蔽於流言而

及天大雷電以風秋大孰未獲天大成王肅然祇懼因大變與召公

太公共啓金縢之書是以周公為武王禱疾得卜約書于

始信周公之勤勞王執推予中人弗及知是成王胷中之天已回

於執書以泣之時矣此心之天音豈必待天雨反風未則盡起旋有

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執書以泣者心之天回也待天雨反風而知天

意者周人之知天也此不善觀天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二公所請

觀其也結成風請封須句語說約

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額更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以服事諸夏邠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

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豈夷猶夏

周禮也若封須句是崇皞齊而脩祀紆禍也

【主意】謂文武之澤入人之深雖成風以一女子而發不言捨

周室禮曰周禮禍曰周禍周禮之說人所共知也邠人滅須句

不曰須句之禍不曰豐之禍而曰周禍

春秋之時知此說者成風一人而已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此句一雖至於世降道散謂春秋猶相與誦說

歌詠而不衰誦說謂形於議論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此

王之餘也此先王之餘治主意欲說婦人女習其教學士大夫

漸其俗故家遺老漸思其治田夫野人思向望懷想而不能自已

不忘先王之道亦其勢之當然以先王之澤入人深致也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形容足

不踰於墻屏視不下於堂奧組織是供脯脩是臧其視先王之道果

何物耶文勢抑揚起伏蓋嘗觀詩之變風自邶國風至豳國風十三國皆變風也往往多出於

婦人女子之手本題成風是女子故引用女子作詩事綠衣莊姜之詩也邶國風綠衣

也莊姜衛莊公夫人泉水衛女之詩也同上泉水衛女思歸也柏舟共姜之詩也邶國風

姜自誓也共姜衛世子共伯之妻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同上載馳許穆夫人作其

辭忠厚雅馴詩總上四憂而不傷詩辭之憂思者易至於傷而不傷勁而不怒詩之勁直者易

至於怒而不怒此言得性情之正應前教俗治三字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應起是孰開之而孰

誘之耶設問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字以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

治之外者矣一篇主意在此又應前教俗治三字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

防範之所可率哉號令不可以告語法問不可以防範非王化之所及而何成周之澤至於使婦

人女子不能忘引入成風言同禮周禍意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用功於教化者然遠

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發明深字成風請救頌句向音幼成風信公之世風姓益曰成頌句

其國特以親昵而發其宗國為邦所救蓋常然其言曰崇明祀尊宗明德之祀指大皞有濟也保小寡保存寡小之國指須句也周禮

也此二者周禮也蠻夷猾夏以蠻夷之國而指魯也周禍也此周室之禍也成風以

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禮曰周禮禍曰周禍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應前化字

潛中其心非告語之可及陰致其意非防範之可率詎能至是乎足以見聖化之所感深矣遠矣

周澤之長也取照主意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自此以下拈出周禮立論如仲孫湫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曰如韓宣子昭公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輿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輦

其知之者代不乏人知禮為周禮者如至周禍之說至於以蠻夷猾

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無人道知之者成風一

人而已獨海成平王之東周平王以大戎之亂東遷於洛降於列國其詩為王國風

國異政家殊俗國自為政家自為俗各私其私無復王大一統之說各戚其戚燕不謀楚

之難齊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指絕秦曰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應公如素晉人自言也自言其為晉之禍未聞在晉而言周禍也晉自言晉不曰是

衛之禍者衛人自言衛禍也自言其為衛之禍未聞在衛而言周禍也衛自

不知為周之衛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却既滅須句勢將逼魯言衛

也實魯之禍他人言之必如此庶幾動僖公之聽魯切於魯故也今乃置魯而專言

周禍成風不曰魯而曰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以成風之意則有在矣為

風解說其意通天下皆周也周為天子天下皆周所有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

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發得十邪為不道翦滅周之須句諸

相滅不道之甚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魯為周救須

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往救之可也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

家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哉嗚呼轉結尾意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

言去聖人聖人已遠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成風獨能言

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以見文武周公之化不可忘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言大

多合諸侯之所見反出一女子之下無一人能道我風之語吾是以知周之所

以衰以見文武周公之化不可特君子未嘗不歎息於斯焉意味深長

秦晉遷陸渾之戎

唐二十二年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

戎于伊川

主意辛有見伊川之被髮野祭而預料遷戎之事於百年之前可謂知幾矣然當被髮野祭之時其地雖華而人則夷矣豈待陸渾既遷而後于夷哉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言氣類之感甚速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劉

后稷之孫居於豳也乃西戎之地公劉脩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

武之興王周之先后稷別姓姬氏越三世而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

間復脩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 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后也以夷

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五代晉高祖石敬瑭其本出於西夷

命唐廢帝命張敬達討敬瑭未獲於契丹耶律入自鴈門唐兵大敗

遂約為父子立敬瑭為皇帝及崩出帝即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

契丹大怒遂大舉入寇北帝出遷 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為華

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為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物上若此

上文 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伊洛二水名其地正在天 萬國莫

先焉言伊川正 天地之所合也天地之氣 四時之所交也四時於此

風雨之所會也風雨以 陰陽之所和也陰陽調而不乖以上四 自伊

洛而俯眎夷狄自天地之中而 猶鈞天帝居與偃溷然相去不知其

幾千百等其尊卑貴賤 政使風俗墮壞假使伊洛之何至遽淪於夷

狄乎亦未至遽流於 辛有一見被髮之祭辛有周大夫見有 預期為

戎於百年之前日不及百年 而秦晉之遷陸渾此年二國共攝陸 果

不出其所料者自辛未年周平王東遷至是 抑有由矣其說 曠百世

而相合者心也時有久近 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也有遠近 伊洛之

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謂中國之地聲明文 然被髮野祭地華

夷意之所向已在於太荒絕漠之外矣太荒絕漠夷狄所居也 故以

心感心應在前百 以氣動氣應前跨百 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心氣

如此既為沮澤沮澤之 潦水自歸不期流水之 既為羶肉蝮蟻自集

既為夷俗夷狄之 戎狄自至不期戎狄之 辛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

之前者非有他術也以與類相感 間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可

處戎狄者 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秦晉不徙陸渾於 陸渾亦必

居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之戎不遷居於 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非故

陸渾也 風聲氣習自相感召斷以 以默而驅之非陸渾 潛而趨之非

晉能 蓋有不能自已者矣感召之機 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

陸渾也 蓋有不能自已者矣自然而然 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

潭非能居不得不居發明自然罪在此而不在彼也罪在伊川之民

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為乎來哉風聲氣習嗚呼辛有可謂知幾

矣再其先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却取他此吾以為猶未盡

也何必拘百善惡無定位欲善則善華夷無定名召華則華一渝禮

義渝變旋踵戎狄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以禮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

為戎矣心非戎而豈待百年而為始而戎乎辛有百年之陸潭未遷

之前戎狄其心者也伊川之民陸潭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伊川

姑居負戎此發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潭為亂華之始常人所不知伊

洛之為戎久矣彼髮野祭之豈待氈毳其服氈細毛也戎狄穹廬其

居穹大也廬室也戎侏離其語侏離戎狄然後謂之戎哉不待此時

而後謂狄以露天為居屋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漢蘇武使匈奴匈奴欲歸之

之戎也海上使牧抵晉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武雖身居戎狄之地而牧

十九年方得歸

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唐太宗立承乾為太子也乾使

擁髮剪練為舞衣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天下之可畏者莫

大於吾心之夷狄應前戎而要荒之夷狄次之應前戎狄其形要荒

語簡嚴

子圉逃歸

傳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

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

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

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主意責羸自為苟免免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鄰人之情親謀於隣者不若謀於家家人之情尤親

於隣於隣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下論上二句意鄰北於愛淺者其慮畧

遠者情愛淺愛深者其慮詳近者情愛深理也亦勢也此自然之理

故其謀踈畧

四海九州之人至疎卒然相遇忽然相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

遇於塗

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間

有對者謾對也非真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間有應者謾應也非

真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為

得計其為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

贏情分思同分義義則同均休戚休羨憂戚則均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相為賜

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而同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內以真實之情

相外無所飾故其語真外以真實之語相告以真遇真被此皆以真實相與懇款惻怛懇款惻怛

但則愛之深則情之密測往往得利害之真焉所以謀事與彼家人婦子之智非

果踰於他人也上言得利害之真所以辨論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人他

雖智以愛深而其慮畧畧家人雖愚以愛深而其慮詳智愚詳畧家智應前承上文故家人婦子之謀意發明智愚

有所不及見事有不到處聰明有所不逮審事有不審處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

見識止於知此非不忠也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此句斷盡贏氏之罪一篇

主意異哉贏氏之於子圉入本題事先是秦穆公伐晉執惠公以歸既則兩應公置官司以征晉何以之地其

後使子圉使子圉為賢家人歸何東而妻之贏氏是也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贏氏為

不為子圉忠謀反與塗人無異當子圉逃秦而歸子圉欲挈贏氏贏氏曾不為之反覆

訂議贏氏不為子圉詳悉評設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謂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又不與之俱

以脫其身謂從子而歸棄君命也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自詭自為詳許不實之言也謂不聽德亦

不敢意之所主推究贏氏之意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應前僥倖而子圉之

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賤行也承上句苟免而言謂苟免固是可賤之行然世人之

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世人僥倖而免一父子一體也兄弟一

體也未有害夫而妻可苟免者父子夫婦應前後害於彼則傷於此矣此謂子圉此贏氏

所以始欲苟免初贏如此故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具后公子重

納女五人贏氏與焉既而重耳歸晉是為文公贏氏生公子榮故賈

季曰辰贏嬖於二君也重耳惠公之兄子圉之伯父也此言贏氏終

不能自免其身昔之烈女而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謂偶遭大變而去固有

殺身以致吾義者矣寧可為夫以殺其身盡夫婦之義也况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

全耶嬴氏首善處此則夫妻猶可兩全也其說在下使嬴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此下

嬴氏之言曰子淹郵於秦者非他淹久也郵憂也言所以合秦晉之

交也惠公既服於秦故質子以為信今不忍數年之不燕不燕謂不樂也而後棄敝邑敝邑自稱

秦也言子圍逃歸則自後棄秦國若二國何之敗秦晉之交也寡君有社稷之事寡君自稱秦

穆之事謂不得以身服役謂有嬴氏告夫之辭也謂穆公以而使賤

妾得侍巾櫛賤妾嬴氏自稱也櫛梳也子介然有他志今故介然是寡

君不得事子也謙言穆公不妾將復於寡君轉以在外歸之言告於

嬴氏之言深得左氏文法嬴氏苟能為此言設使嬴氏果能則子圍憚嬴氏之告

此言吉穆公必不敢與逃遁之謀以罷嬴氏席秦伯之勢倚恃其

國之必不至為子圍之害重耳雖得國必畏秦伯固嬴氏之愛穆公

受遭其女必不入重耳之策必不聽重耳之言自殺其女晉也子圍既逃

文公而殺懷公于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穆公嬴氏得全其為

高梁故此云然其為夫婦應前嗚呼嬴氏果出於此果能如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嫁

志可以解夫之禍免圍可以盡婦之道盡忠可以全已之節不貽二

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子圍不死則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殺梁懷

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一舉而數利附如前所云使嬴氏少致思

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深責思之苟生於情之踈承上文思字說夫

之踈情之踈生於義之薄夫婦之義不土薄則無豐殖又取薄字說喻

美雲薄則無甘霖不能鐘薄則無震聲不作味薄則無珍膳不成未

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誅心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

於子圍逃秦之時哉斷其平時情

義之薄有素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

僖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滅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生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大敵必勝強敵必勝弱敵必勝多勝寡兵多者必勝兵少者

此兵家之定論也二者兵家一定之論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

有時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

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

之理惟恃大恃強恃多墮廢其力而不能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

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

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礪而失水反為螻蟻之食人以為
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置其形
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強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
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
入本題事人皆意魯之必勝矣魯強大而兵多邾弱小然升陞之役僖公
卑邾邾不視而不設備兵為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曾不若邾猶有一
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造語巧魯兵多而無備是
邾有邾以有對無無魯勝安得不邾必勝敗安得不在魯乎無者必敗
升陞之敗已自的當然意味短踐所以下文雅廣立意謂僖公吾嘗
為居所移設論便大求用辟事尤佳大抵善作文者愈出愈奇
論僖公之為君推究僖公之病納莒擊之俘無年公子友敗莒師受介葛盧
之朝二十九年介葛盧二次來警然軒然警然自高自處於衆人之
上言其驕也是亦一僖公也此時僖公奔走於葵丘之會九年齊威公盟

周章於踐土之盟周章猶倉皇也二十八年惴然恥然惴然自恐
處於衆人之下言其畏也是亦一僖公也此時僖公彼一僖公耳同一昨

勇今怯作勇朝盛夕衰作盛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無特操謂無介

周兩問景曰曩子行今于止曩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此

子卧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耶以魯而望齊晉望以小則自細視大心

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其居使以魯而望齊晉望以小則自細視大心

不期畏而畏其居使既見大國之可尊畏心移必見小國之可忽則

於小國斯其所以禍生所忽以邾為小而召魚門之辱歟所以召

人獲公謂懸諸魚城文仲之諫忠矣見本惜其能箴僖公之病箴謂

門也謂懸諸魚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於為居所移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
下文發意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設使居齊晉之大國則將變畏為驕必不復易
地而居介營設使居介營之小國則將變驕為畏必不復心吾是以知尊大國者

非僖公也魯也魯小於齊晉故能使之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魯大

宮故能使僖公僖公不以已為已以魯為故每

所移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天之故小於魯者吾亦小之小之故豈

非為吾之所移乎說出僖公病源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用此舉極佳側

以匹夫而木石不能使之愚此在側微時與木鹿豕不能使之野與

豕遊而不耕稼不能使之勞窮耕歷山而陶漁不能使之辱陶河濱

為之野而不可以為辱衣鼓琴而不以為辱牛羊倉廩不能

使之奢百官牛羊倉廩盡居為舜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收照

造語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就其病源庶其

有瘳乎僖公為君所移之病除矣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僖二十二年鄭文夫人羊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緡示

事不述女器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

畢夜出文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

見奔而謂之敗見間而謂之讐見備而謂之疾何其見之晚也未奔

之前有先敗焉未間之前有先讐焉未備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

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揜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道鄭納

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僭又取鄭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能不足以

污簡冊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譏楚子取鄭之二姬

曰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

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為禮之正矣

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鄭之享楚子也陳其鼎俎肅其

樽彝蠲其中饗豐其暇脩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

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

之相去其為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謹一籩一豆者即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楚爵則子而輒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燕享之無別即男女之無別也均為無別耳始之罪不為輕而後之罪不為重始之罪不為小而後之罪不為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享楚為禮則既不知禮之為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少尹

唐二十三年楚子文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頰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少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范武子請老

宣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來京廬待命王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

祉亂庶遄沮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子為政

【主意】人之忿怒無涯國之權位有限先王以權位為忿怒之巨防也今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得臣之忿范武子受晉國之政以逞郤克之忿是授以資而成其惡忿怒二字斷二事甚的當不可移易

多而不可滿者忿也

子文不當滿

銳而不可極者忿也

武子不當極

○二句互說如斷按治忿之法有窒而無開

治已之忿如治入亦然治忿之法有懲而無

肆治已之忿如此治人亦處已是法也處人亦是法也或者之論曰

饑者得食則止後不饑渴者得飲則止後不渴寒者得衣則止後不寒

熱者得濯則止後不熱忿者得求則止後不忿忿者得報則止後不報

可以我欲可窒我忿可懲乃若他人之忿忿不有以少償之彼亦安

肯遽止乎嗚呼辨或者之說非此非忿忿之譬也忿忿譬則火然畏火之怒

而投薪以濟之譬如抱薪救火則其勢隨投而隨熾火得薪而益盛引喻極當忿忿譬則

盜然畏盜之怒而投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

火無薪則不然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忿忿之資也忿忿無權位則不得逞假其資而

望其止天下寧有是也謂權位可以忿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尊重

與人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以權位防忿忿何人而無忿何人而無

忿忿忿入之七情所不能無忿忿之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發明權位足將

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無權位歛口將言而復默忿將生而復消有

豁整貪恠之忿人之忿雖鬱勃炮燔之忿人之忿雖莫不限於權位

之巨防而止無權無位止則回不得行回則有趨於善者矣復反則

消而全本天下方馳驚於忿忿而不知反也再叙先王固未嘗與之

爭也與之爭嚴吾權位之巨防主意使忿忿者窘於無資應前推位

資氣寒力怠道窮塗絕無資自俛俛然而無所歸張儀無雖吾不使

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此乃不爭然則權位者真先王閉

忿忿之巨防也歟收繳而先王以是為忿忿之防他上入忿後世以

是為忿忿之資寓財文字范武子何其反也強者王楚成得臣有功

於陳見本題註得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忿此是以權位為

楚執政之官各子文自齊侯既辱卻克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命

使僕者御僕者蓋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御者

范武子遽請老而授卻克政使逞忿於齊此是以權位為忿之資

范武子請者噫令尹豈賞功之物斷于文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

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斷于文楚非置兩令尹也令尹專主幸而一成

得臣有功耳此下發明令尹如使數人者並立大功假設吾不知子

文復何以與之豈可增置數令春秋之時行人見辱者此下發明

數百年之社稷豈何國蔑有姑以晉言之若解揚之見執於宋圍宣

十五年楚子圍宋宋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略楚鄭人因而獻諸楚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靈

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若吾以

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辱晉可乎遠啓疆曰云云王曰不

穀之過也大夫無辱韓起蓋宣子羊舌肸字叔向楚子楚是數事者

欲則韓起之足使之守門羊舌肸加官刑使為內官也

如與卻克之辱並發於一時假使與卻克則晉師亦將車弊馬汗東

馳西逐徧達天下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必無三一為諸甚矣子

文武子之不思也怨責二臣將以飽其慾殺于王令尹適以滋其慾

子王之慾不將以散其忿殺于王令尹適以張其忿殺于王令尹故

止取敗於晉殺于王令尹將以散其忿殺于王令尹適以張其忿殺于王令尹故

得臣之慾與位俱長得權位以成師而出服陳服蔡服魯服鄭服曹

服衛嗜勝不止服陳蔡魯晉曹鄭迄至城濮之敗于玉與晉文公戰

楚殺軍覆身殞為天下笑向若子文不畀以大柄雖驕縱怨望不過

頃司敗之刀鋸耳楚必不至於不競晉必不至於獨霸西廣東宮若

敖之卒亦必不至於借死也至於卻克鞏之戰成公二年卻克與齊

雖曰幸勝然忿不思難後患至欲質齊侯之母齊侯使質婦人致賂

同叔子為質蕭同叔子齊侯之母也叔子公穀作姪子苟無魯衛之諫則以晉之驕當齊之怒

背城借一之際吾未知齊晉雌雄之所在也不幸而敗於垂成則亂

原禍端武子安得不任其咎乎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盛子文不

與人為資卻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武子不當以位君子視人之忿

慾不能救則已矣不可救則救安可假其資而成其惡乎二子之罪不

前吾嘗攷論二子之言武子誦已亂之詩而誤領已亂之意猶未足

深責彼子文之語見本題註叔伯者一何悖耶逆理之甚曰吾以靖國也未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凡人爵不足酌功憊之者固多矣

憊不足也此言賞薄而怨望者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因怨望而為叛逆之士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人雖不賢苟未至於盜賊小人子文之為是言將

桀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子文言其人能靖者無多也故此云然自子文之言出言自子文之人臣之立大功者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後世因此

而殺戮功是功者身之賊也如此則是立大功以害其身也以是位而答是功政之執臣者多矣

官賞有不復問其材之能否不問其人之賢愚使播其惡於民而位是播是功者位之賊也如此則是立大功者既立大功自謂居

危疑不賞之地君既疑有功之臣而功臣亦疑其君之圖已而姦謀始生於是不容不功者國之賊也如此則是立大功者一有大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

幸國之不幸總上三賊收結孰敢以功業自奮者耶是子文一語絕後詩曰

詩大雅桑柔篇誰生厲階言當防是何人至今為梗世因立功而陷上文所未三不幸者多矣未必非子文一語誤之也故引此詩

晉懷公殺狐突

僖二十三年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

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各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注意謂諸臣之從重耳者艱難困苦如彼居晉國者富貴安樂如此今寧從彼而不從已足已之德不足以致人也懷公不能以人觀已而殺人以逞其可乎

明於觀人觀人是非則易暗於觀已反觀自此天下之公患也公患謂帝人皆坐此患此未是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毛至秋而細小秋毫之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三十斤為一鈞見秋毫舉千鈞以喻觀人之易見其睫舉其身以喻觀己之難

甚矣已之難觀也結上文意人皆知以已觀已之難接上而不知以人觀

已之易此是一篇生意斷懷同是言也彼言之則從我言之則違其

必有故矣同是事也彼為之則是我為之則非其必有故矣因人之

善見已之惡因人之惡見已之善此四句以人觀已之大法觀孰切於此者乎其

所以為易晉懷公不知已之無以致人入本題言懷公不徒責人之不從

已徒責諸臣從重耳始未嘗以人而觀已也懷公之病懷公晉國之

君有權位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遭驪姬之狐趙之徒出從重耳從

狐偃趙衰顛頤魏初出奔狄過衛衛文公逃齊脫楚至齊

武子司空季子等不禮至乞食於野人載之而去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不可

他人所不能堪乞食投塊乞食於五鹿野觀浴操戈子犯因醉載之以去齊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因其浴及醒以戈逐子犯至曹也造而觀之駢脅謂脅骨相連也

能風羈雨綫羈綫馬索也言過都歷邑在外凡人有不堪其勞者矣其為耻辱

其為勞苦他使其一日捨重耳而從懷公捨之而歸懷公則里閭歡

迎鄰里無姻族畢至親戚無擊解醴酒設牲以舒發故情叙閭里姻

情此天下之至樂也與前不堪高軒華轂軒車也轂輪也豹飾羔裘

羔皮為裘而飾以或趨於前光生徒馭言僕從此天下之

至榮也與前不堪堂于靚深君室自公退食歸朝體胖心廣奉養

顧無虞起若此天下之至安也與前不堪懷公盍亦以人觀已乎何

以重耳之有德反觀已之無德從彼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重耳而狐趙輩乃就

之而不辭必是重耳有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我謂而狐趙

輩乃棄之而不顧必是我無德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

因入觀已則重耳之德優且懷公盍亦因此自反就轉曰樂也榮也

厚已之德劣且薄皆可見矣三者人情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寧棄

安也人之所同嗜也非是不與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

就彼豈與人異情哉以同嗜好

勝其憂也有德可以為樂故忘其憂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有德可以為榮故忘其辱

也為安故忘其勞况吾以晉國之大而增脩其德假設懷公若能如此則人之從我者既

有道德之樂亦如重耳有德可以為樂又有名位之樂又兼前所謂全樂者既有道德之安亦如重耳有德可以為安

又有名位之安又兼前所謂全樂者既有道德之安亦如重耳有德可以為安

無既無有道德兼有名位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發意透徹此猶為懷公而

言轉入新意非論之至者也下文乃言盛德感人之至德之休明人君有德而林美明著者冰天桂

海桂海在南方桂林南海郡也荒區絕漠遐荒之亡將奉琛重譯而

皆來臣琛美玉也擇者傳夷夏之言令下番語者是也言盛德所感無遠不至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

數僕役哉亡公子謂重耳僕陋矣懷公之福也其責處心褊小懷公肆其褊

心承上文為字說不知反已不能因人反見已德徒殺人以逞殺狐突以遠其忿使在外者絕

向我之意而堅事讐之志仇謂重耳計無失於此者矣言懷公之殺狐突最為失策雖

耳苟安於外假使重耳無歸晉之志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讐狐毛狐偃以其父無辜被殺義與懷公不共思欲一逞思欲為父報仇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必納重耳於晉是

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信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重耳是為文公非狐趙也二十三年秦伯

享重耳子犯請使趙襄從穆公賦詩六月趙襄命重耳拜賜子犯狐偃之字也次年遂納文公懷公也言納文公者雖秦穆狐趙之功其實懷公殺狐突激而成其事也

晉重耳奔狄止降服而囚

信二十三年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入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齊谷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

羊胃甫生東萊

卷之十三

九

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乃鄭鄭文公亦不禮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禫之怒

秦伯納重耳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頭湏求見 僖二十四年秦秦伯納之又何子犯以璧授公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可圖令狐突桑泉取曰衰晉師渾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文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賓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文三

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若君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初晉侯之豎頭湏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蓋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君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君者國君而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霸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成闕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狐趙晉卻推挽翊贊之功居多焉疇諸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反晉之謀為冠文公既入之後必以城濮之戰為冠吾獨以為反晉之功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序續論勲曾未及寺人披頭湏之萬一也天之生物自棄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厲剪擊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鬱積磅礴發而為陽春之滋榮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然

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文公安齊之富無役四方
之志苟從行諸臣亦徇其欲則終身營立一布衣耳幸而從行者識
高慮遠謀於桑下載而去齊奪其燕安之雨露而壓以禍患之雪霜
激之觀浴沃盥以起其憤激之鄭文子玉以作其憂乃切乃磋乃琢
乃磨向來弛墮驕怠之氣掃除咸盡伯心勃然而生朝于武宮不失
舊物向非奪其安齊亦安能進文公之志而霸之耶文公始所以眷
眷於齊者屬意於二十乘之馬耳從者奪文公二十乘之馬而與文
公全晉四十乘之賦使之棄鴻毛而得泰山可謂知取予矣苟不去
齊烏能入晉然則策復國之動安得不以去齊為首乎文公既入晉
席未及煖已忘其初於寺人披頭頰之見忿然有不平之心若肆行
忿戮則懼者甚衆雖幸免焚宮之變安知他日無崩墮戎州之釁乎
哀二 賴披與須力抗危言以警之文公一聞其警忿矣俱消變淺陋

褊急之襟量為廣大易直之規模隆寬盡下人皆思奮以取城濮之
勝豈非披與須一警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瘳十年
之廢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霸之盛烈者一警之力也自披須而視
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而彼流我根而彼榦其小大輕重判然矣此
吾所以高披須而下城濮也文公方安其小遽奪之而使不得安於
小文公方驕其大遽警之而使不敢驕於大奪於前而警於後置文
公於不得不霸之地信矣諸臣之功也雖然此非專諸臣之功也其
本實在於文公焉文公當出亡之初不校君父之命既有君人之資
矣其未安齊之前危於渭濱餓於五鹿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者亦非一日也雖時有所蔽一奪一警初心遽還遷移改悔速不
容瞬若文公先無所資二三臣者雖有斡旋之妙用亦安所施乎其
君有如是之資其臣有如是之用反僅成霸業而止此吾所以為文

公恨也洙泗之濱席間函文聖化天運奪子貢之學而一貫自通奪
 顏淵之才而卓爾自見並論或馨或咳或顧或盼或語或笑一警之
 下萬慮消亡吾未嘗不恨文公生夫子之前而又自恨今之學者生
 夫子之後也嗚呼夫子則遠矣乃若夫子之神化蓋通萬世古今為
 一爐治初未嘗息也孰謂吾生之晚乎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奔秦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
 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晉侯享公賦詩文
 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憤儀君賦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柳
 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子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

審武子來聘公賦詩

審武子來聘公賦詩文四年衛侯來

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十大札以自取矣。荀林父賦詩文七年先蔑之使也

荀林父賦詩文七年先蔑之使也

鄭伯宴公賦詩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柴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

公享季文子賦詩成九年伯姬歸于宋

公享范宣子賦詩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

叔孫穆子賦詩襄十四年諸侯大夫

高厚賦詩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厚賦詩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高厚賦詩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高厚賦詩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高厚賦詩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穆叔賦詩襄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息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比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公享季武子賦詩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六月。晉侯鄭伯賦詩襄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蒙蕭子長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哉先君之宗祀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密之桑矣子長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長儉而壹。慶封賦詩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伯寧趙孟于垂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

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祁武也不足以為當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又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階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遠罷賦詩襄二十七年楚遠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令尹趙孟賦詩昭元年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穆叔子皮賦詩昭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遠

且於幕下趙孟辭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麇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無次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類子。季武子韓知免於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宣子賦詩昭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

終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

其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楚子賦詩

昭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

產乃具田備王。鄭六卿賦詩

昭十六年晉韓起聘於鄭公

以田江南之夢。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

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

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

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

賦有女同車子御賦摯弓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

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昭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

可以無懼矣。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

昭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宋公賦詩

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

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

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矣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明矣

佳意謂詩出於人心之天機非可以義例訓詁而求此人心

之全經也春秋君臣因事賦詩斷章取義以神遇而不以言

水可謂善用詩者矣此篇發明有理趣蓋深得詩中之意中矣

至理之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

不全之書 **呻吟諷誦**讀其越宿已有遺落

或有不經宿而忘之者蓋口雖

於塗歌里詠 **偶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忘

有終身記之

也 **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

而不可法佳眩感也此釋可以心遇

以詠諸經塗歌 **理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

與會皆躡遇字 **油然自生**不能以語人

况可以力求

乎 **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矣**

求則所得非真 **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

理

而不知之 **惟吾退而求之**

力求之意 **則隨迫而隨失**

非真研精極

羊曹甫注東坡

卷之十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思求之愈力日入於鑿反穿鑿以害道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不

與理是亦不用力之罪也乃用力之罪也以力求故不遇天下之學者皆知

不用力之害如用求以力不足而自盡而不知用力之害為其求也苟知力之不足恃

盡黜其力設使有能如此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此不思而得不則幾矣則幾矣

幾真有所得也然能如此者乃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非特庶幾而已庶字下得未隱○愚按此冒頭雖說得玄妙却不能無病孔子

曰有能一日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蓋不以用力為非也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蓋聖之力夷惠伊尹可以

能而智之焉非孔子之集大成不可能也蓋二帝三王之書二帝謂

王謂夏商犧文孔子之易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

周之書禮之儀章周公作儀禮及禮記所謂樂之節

卷係辭二卷并文言說禮之儀章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也樂之節

卦序卦雜卦是為十翼禮之儀章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也樂之節

奏樂書今不復傳如之春秋之褒貶孔子因魯作春秋皆所以形天

下之理者也形字下得如理本無形非言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

以經視經此下譏義例訓詁以形容之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

經矣剗剔離折義列之弊也聖人有憂焉憂天下無全經汎觀天壤之間壤

蟲鳴於夏鳥鳴於春韓文云以鳥鳴春以雷鳴而匹夫匹婦惟愉

勞佚悲怒舒慘此人情之變動於天機猶虫鳥之自鳴張子學聞駟鳴謂

能已不能已而有泄其鳴於詩謠歌詠之間此詩之於於是釋然喜曰

喜字與前憂字相呼喚天理之未鑿者尚有此存出於自然故不是也是固匹夫匹婦胸

中之全經也與前天下無遽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

謂之六經前說五經今羈臣賤妾之辭羈旅也如式微是羈臣與堯

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五經不此此六聖人之言姑述其大槩耳並列而無所輕重詎

是與五經並傳聖人之意取詩為蓋將舉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

破裂不全之經此句開聖前兩段意極是緊密五經為使學者知所

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鄉閭以衝口而發舉筆硯成非可格以

義例而局以訓詁也義例謂條類訓詁謂注釋以其義例訓詁之學

不可而盡廢是學既廢則無研索擾雜之私以累其意一吟一諷以

吟諷可以諷誦聲轉機回因彼蓋詩回可天機虛徐容與辭不迫切至理自遇不待力求而

片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矣經雖異而至理則同果於詩中得其真

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支離謂破碎不全孰知

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此句包結尾意謂後世又

蓋嘗觀春秋之時列國朝聘皆賦詩以相命入本題事詩因於事偶然因

不遷事而就詩不遷今事以詩寓於詩意寓於詩以事寓於詩不遷詩而就事不遷

以就今日之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當是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神欲行依乎天理此大卻導大疑因其因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况

大孤跡異於牝牡元黃之外列子說符篇有九方臯者請見之穆公

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曰子所

使求馬者色物牝牝尚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是乃所以

觀天機也馬至果天下馬也斷章取義春秋之賦詩者斷截章句

趣故無遷就之弊篇庖丁之解牛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應起語

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深得詩之旨趣故義例春秋之時

善用詩者蓋如此深取當是時先王之經浸墜于地易降於卜筮禮

墜於僭樂流於淫史病於舛雖多聞諸侯如左史倚相者亦不過以

誦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為能獨賦詩尚未入於陋儒之學是先王

之教未經踐躡歸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此孔子所以既論之

六經而又以首過庭之問也火于秦秦始皇焚滅經術此下言後

平雜於漢漢儒雜以專別之以齊魯仲尼既沒時分為四申公為魯

易雜於漢門名學之學別之以齊魯詩轅固為齊詩燕韓生於韓詩

毛公為毛詩今行於世汨之以讖緯漢五經皆有韓經亂之以五際前漢翼奉

際注引詩內傳曰卯酉午各守其師之說銖銖而折之

未代也陰陽際會之歲也黃鍾之長九寸十分為寸豈

黃鍾之倫容千二百黍重寸寸而較之此一句言支離之弊

復有詩詩分胷中之全經復為義例訓詁噫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詩經不遺身來

或可少救
支離之弊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三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
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
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
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推之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
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
以緜上為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

居爭奪奔競之中而見曠逸高世之舉囂塵滯慮一掃而空心開目
明頓還舊觀暑風旱雨不足以喻其快也渴漿饑炙不足以喻其美
也沂浴零游不足以喻其清也晉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
功子犯之受璧顛頡魏犢之縱焚要切狠矣有市人之所不忍為者
而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

後聞其風者猶咨嗟歎頌而不能已也雖然盜跖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伯夷之風反可以誤後世凡人之情既惡之則必戒之其所以陷溺而不知非者皆移於所慕也然則介之推之失其可不別白以警後世乎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為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為狷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為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向若晉文位定之後首行推之賞置之狐趙之間吾不知推之發是言乎不發是言乎切意斯言之未必發也推之言不在於祿方賦之初而在於祿不及之後吾固疑推之不主於理而主於怨也怨而忿詈未足多責惟不明言其怨而借理以逞怨者君子疾之時不我用必曰此時不可進也未嘗肯明言吾怨時之遺我也始若見用則必不為此言矣人不我舉必曰

此人不足附也未肯明言吾怨人之棄我也始若見舉則必不為此言矣同是時也用我則為治不用我則為亂同是人也舉我則為賢不舉我則為愚何其無特操耶此君子所甚疾也吾固疑推之未免乎借理以逞怨也推高士也未易以凡心窺利心量也事固有外似而中實相遠者安知推之果出於怨也推吾所敬也因其似而加推之罪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以怨斷推之罪非吾之言也乃推之言也非推之言也推母之言也推自謂既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亦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母子之間真實底蘊舉皆披露推安所逃情乎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為不當賞則狐趙從亡之臣也已亦從亡之臣也其不賞均也文公之賞狐趙固濫而可責也賞者為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也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為而生身何為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賞者是則不賞

者非賞者非則不賞者是今推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如推之徒是也聚爭名者於朝聚爭利者於市山之巔水之涯忽遇如推者焉非不蕭然可喜也怨心內積則林麓未必非幽繫之網澗溪未必非忿激之聲也吾未見此之果勝彼也

鄭伯使盜殺子臧

僖升四年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鶻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也夫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也
（主意）謂子臧明附子華為鄭伯所惡雖以相去十年之久數百里之遠一聞鶻冠之侈遂從而殺之蓋鄭伯怒子臧之根歲於胷中特因冠而發耳根字是一篇血脉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此句是主意根字是血脉一粒之穀投倉空歷歲月混

埃塵焦槁頹敗若無復有生意矣偶得半犁之土則芄芄覆塊無信

宿之淹根在焉故也是根苟存倉窖所不能腐歲月所不能隔埃塵

所不能淹使與土相遇其生意蓋森然而不可禦矣生歲於一粒之

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榮惡藏於一念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發

鄭世子華以賣國誅事見第九卷齊威辭鄭太子華題註其弟子臧出奔宋噉坐聚鶻

冠而為鄭所殺以鶻毛為冠也餘見本題註當見殺之時云子華之誅殆將十年

十六年鄭殺子華至是實九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子臧自鄭出奔在宋風聲不

相接利害不相及鄭伯之視子臧與塗人等耳鶻冠之侈第得於道

路之傳非親見其事其在鄭伯初無損益甚小事以常情揆之不過付之一

笑耳聞之非所怒也非有可怒之事怒之非所殺也非有可殺之罪今鄭伯一聞鶻

冠之侈陰謀詭計必置之死地遽使盜殺之而後止何其喜怒之不類耶

設疑問難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怒其朋附子華特遇冠而發之因冠而發前日之怒鄭

子臧出奔宋噉坐聚鶻冠而為鄭所殺

伯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朋附於子華之時矣一念之中以國君而

誅一亡公子難如狐豚腐鼠何所不可殺之乃淹遲而不發者非

有所待也何待十年之久時移地移時移謂將十年地移謂數百里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既

不見年所以十及鷓冠之傳忽動其根因事而動前日之積忿宿憾一

旦如新變舊怒非翦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而必殺之此所以罪之小

而怒之大也解說雖鄭伯亦自不能言其所以怒况他人耶自他人

視之則冠鷓未必不附於孔門子路好勇冠雄鷓佩假豚陵暴孔子后因門人請為弟子貂蟬未

必不貴於漢室前漢劉向傳云青紫貂蟬介盈步搖之冠飛翾之纓

未必不見奇於武帝也聚鷓為冠豈有可怒之實耶不在其人鄰人

之笛懷舊者感之又引二事此喻歲怒意○晉向秀傳鄰人有吹笛

舊賦斜谷之鈴愛溺者悲之揚妃外傳云貴妃既死明皇至斜谷霖

聲作雨霖鈴感在人而不在笛因笛動其感心悲在人而不在鈴因鈴動其感心

在人而不在冠也如鄭伯因鷓冠而動其感心也以我之不怒笑彼之怒則過矣嗚

呼鄭伯之怒子臧本於一念提起主意而子臧朋附子華之邪志亦

根一念間耳根於一念遇物而發雖事在十年之前身居數百里之

外前終不能免不免鄭伯之誅其亦可畏矣哉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

而忿怒之根終不亡吾是以知怒之不可滅也歲之則遇事而發矣十年之久

也數百里之遠也而邪慝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邪之不可萌也嗚

呼去惡者其務去其根也哉子臧雖欲遷善改過結尾又設疑問難以去邪

慝之根然鄭伯之怒已根於胷中其能保其遇物而不發耶設問鄭伯已藏

怒振子臧雖欲改過亦必不免曰鄭伯何為而怒也以子臧而發也所怒者過在

子臧而怒在鄭伯過故怒吾是以知人心固通而無間也此一句子

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

有過而怒則改想子滅意方回於睢陽之野意謂改過也睢陽宋地而鄭伯穎
 已解於溱洧之濱矣類解謂變怒為喜也心之相通應前胡越無間在
 北越在南唯此心則無間况父子間耶子華子滅皆鄭伯之子故其說如此

衛禮至殺邢國子

僖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各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
 子莫余敢止

主意謂禮至行詐以銘何姓其惡大矣然禮至之惡非以銘諸器而不泯實以載於左氏之傳而不泯實

物莫壽於金石二物堅而不朽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

石以不朽金石不朽刻其銘言於金石者亦與之而不朽然金有時而銷銷也石有時有泐

音勒出周禮考工計泐破裂也其所託者未必真可恃也以其銷泐故不可恃一得其託不銷

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設問可託以不朽者果為何物曰君子之論是也此

一篇天下不見湯之盤盤沐浴之器也言湯之盤令已不存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

大學也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下不見周之

量量者合升斗斛也言周之量令已不存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周禮冬官

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云云言有周禮之書則量雖不存而其銘常存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

如託於大學之堅盤有存亡大學之書無存亡銘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於周官

之固量有存亡周官之書無存亡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耶繳結上一段意

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轉入本題盤銘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

左氏所載禮至之銘惡之託也衛禮至行險僥倖謂兄弟爭許而取其國掖殺國子恬

不知恥不知大惡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銘見本人皆以禮至

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世也常人之論如此晉桓温因丈夫夫抑不知

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傳雖因所銘之器而傳不因金石而遠銘之於器雖自

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左傳但載其銘鼎耶鐘耶或銘於鼎敦耶或銘於鐘

對禮對禮也鄒耶鄒音邢鄒美之昂也而已滅已沒化為飛塵蕩為太虛無

絲髮之存矣

禮至所銘雖不知為器然其器已泯滅久矣

物不存則銘不存

器所以載其銘銘不存

則惡不存

銘所以著其惡然禮至之惡播在人口

萬出之下人皆譏笑

初不隨物而朽

器已朽而惡不朽

吾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者世者

應非金石也

傳君子之論也

實因左氏之書傳之而不朽也

使幸而不為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

亦亡矣

發仍生意極明

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訶而不已耶

詆訶排斤也

見辱於

市人

譬如為市人所辱

越宿而已忘

人不傳其事故也

見辱於君子

若君子取人惡事而筆之於書

萬世而不泯

以其書愈久而愈傳也

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筆門圭竇之間

筆門以竹為門也圭竇穿墻穴以出入其說如圭之首也此貧賤者之所居也筆誅口伐謂以筆削議論紀錄人之罪惡也

巨猾心喪膽落者

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俱

恃此權也

以筆削之嚴雖無權猶有權也

遇伯樂

者駑駘之不幸

伯樂識馬故無下之馬遇之為不幸

遇匠石者樗櫟之不幸

禮至不幸而遇左氏遭其紀錄而惡不泯

向若禮至之事

木遇之為不幸

偶逝左氏之紀錄其辱亦必有時而止矣

是舉衛國之嘲哂

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

嘲哂見於一時

禮至之辱

承上文辱字說雖他人為

之汗顏泚頰

泚亦汗也頰額也言他人代禮至惶恐也

然至曷嘗自以為辱哉

禮至之意無

恥想其顯書深刻之時

明書被殺國子之事深刻其銘於器

未必不願君子之紀錄也

他人以為惡而禮至以為功故也發出禮至心術

以為為榮其無愧而不知恥

用莊子句蓋不足

多矣

轉生下意

吾切怪戰國秦漢以來

用兵者反覆狙詐

大率皆禮至之比

如禮至者不伯一人

不特其人自矜其功

亦如禮至為銘之意而作史

者亦從而咨羨頌嘆之

以誇示來世

春秋之時有一禮至

左氏以禮至為惡而譏之後世作反者反以此等為功而美之

甚矣風俗之日薄也

感嘆人心不古而風俗薄惡

春秋之時有一禮至

僅有一人

人固已指為異

時人以為可怪之事

特書之以為笑端

左氏直書其惡使觀書者付之一笑孰知

後世為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

豈知後世效禮至所為者萬無窮也

又孰知後世執

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耶

之日薄也

重言之以寓感慨不巳之意

抑吾有所深懼焉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抑吾有所深懼焉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

能笑禮之妄也戰國秦漢以來為將者其視禮至相去幾何然史之所載閱麗雄偉可喜可愕讀史者奪於其辭而眩於其實未必不快然慕之矣同是事也讀左氏之書則隨左氏而輕之讀後世之史則隨史官而重之吾心之真輕重安在耶今日之游於書他日之游於世一也游衆正之間則見貪冒者賤之而不為游衆邪之間則見貪冒者慕之而欲為人正亦正人邪亦邪正者難見而邪者易逢終必為小人之歸而已矣吁可畏哉

晉文請隧 啓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守

傳二十五年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體命之宥請遂弟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釐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茅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出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氏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此之許亡茲多退一舍而原陷遷原伯貫于萬趙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原
王意謂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未有身不存而氣能獨存者妻敬謂周之衰非德之薄乃形勢之弱固為妄論而襄王不許晉文之請隧寧割地以與之意謂可待者在德而不在形勢則是不能守身而徒欲守氣無是理也此篇議論精當可
以破在德不在險之說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周衰由形勢之弱秦盛由形勢之強其說蓋始於婁敬

婁敬漢高祖時人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昔周公經營都維與洛同句定都洛邑今西京洛

闕是以為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一句婁敬所引不欲阻險今

後世驕奢以霍民也此婁敬釋上二句意謂洛無險阻使子孫畏懼而脩德恤民及周之衰天下

莫朝諸侯不能制非德薄非是周形勢弱也由洛邑無險阻故也

秦地被山帶河秦都關中四塞以為固四面險固此所謂天府其

勢如登天故號天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後世論者以敬之言為主下文乃賤敬之言止此

言七 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莫敬不知平王東遷之後如居洛邑曷嘗見文武

成康之周哉文王時封武王都鎬成王鎡營洛邑第於此受諸侯朝會復歸于豐未嘗居洛邑也敬以周之形

勢為弱秦之形勢為強仰不知敬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見

說誤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之都其地正在關中如敬之言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者亦昔關中之言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者耶秦

戎之裔當時未得關中之地迨至平王東遷因大戎之亂東遷于洛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

以文武成康之都卑之秦國遂成秦之強秦自是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勢

而強也十論分曉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恃形勢而恣為無道猶足以雄視諸

侯遂為諸侯之雄并吞天下并有六國而有天下况文武成康何况周之四君有道本之以盛德

有德以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耶此所以為成周之盛是天下形

勢之強者莫周若也周雖有德何嘗不藉形勢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耶妻敬謂周

形勢弱吾故曰敬所見者平王之周而未見文武成康之周也敬論

周之形勢既謬謬誤如前所云其論周之德益謬如後所云形勢與德夫豈二物

二者相依而存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氣無則身亡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

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必有德以守其形勢

必有形勢以用其德後世所謂在德不在險者蓋一偏之論也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

勢亦必有以先天下二者皆無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此德之先天下岐

豐伊雒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此形勢之先天下兩盡其極而未嘗有所隆

殺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隆其德而殺其形勢如妻敬所謂營洛之議是是有

時而不用其極矣烏得為王者之道耶王者豈持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也陋矣哉

敬之論也以上皆責妻敬之謬論非特敬為然此下轉責襄王雖周之子孫莫

不皆然亦如妻敬所見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初王子帶召狄伐周襄王出適鄭晉文公殺子帶而襄王

王請隧以自寵鑿隧道以葬王者之禮也晉文公殺子帶而襄王襄王弗許國語載襄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若割天下自顧庸也余一人其流辟族於裔上何辭之有與若由是姬姓也大物其琴可改也若不

洋曾補注東萊

洋曾補注東萊

洋曾補注東萊

叔父有地而遂曰王章也襄王答言此遂未有代德晉未有德可而

焉余焉能知之有二王今堊禮用遂亦叔父之所惡也天子林同姓諸與之陽樊温

原攢茅之田襄王與晉文四邑之地陽樊一襄王之意以為吾周之

為周在德而不在形勢襄王所見正典章文物之制國家所子孫當

世守之不可一豪假人如不許請至於區區土壤土地則吾何愛而

以犯強國之怒耶寧割四邑抑不知遂固王章也此下責襄王千里

之畿甸亦王章也亦是王室典章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不許自謂

能守王章所以守王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王

亦不能守王章也地自削自陝是惜其一而墮其二墮音滯墜惜墮烏在其能守王

章耶是守禮文之王章而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應前披其肩背斷

其手足喻襄王割也與自謂能守氣者而自謂所吾不信也支卦廢

有無此嗚呼此下議語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再叙既失周之半

矣已平王畿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存之地猶恐難立尚恐不

豈容復有所侵削耶地已狹小奈何子孫猶不知惜深責周今日割

虎牢界鄭莊公二十一年惠王與鄭武其年王巡

公酒文文武境士歲腹月耗侵削至襄王之時襄王惠鄰於亡矣地削

近於又頓捐數邑於晉以割四邑猶棄糧於陳蔡之間警如孔子巨

城亡又頓捐數邑於晉以割四邑猶棄糧於陳蔡之間警如孔子巨

引又棄其餘糧揮金於原曾之室警如原憲曾參之室貧果何以堪乎

明切周之埋替至此埋替削弱而振也見之者皆為之憫惻周非

誠可憫也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受四邑亦猶奪糧於

陳蔡之間糧已乏而攫金於原曾之室金已乏而其亦不仁甚矣貫

上譬喻噫承上文意晉文獨非周之苗裔耶晉始封之君唐叔虞乃

坐視宗國之危蹙勢危而不能附益不能為周反從而漁奪之請隊

而取四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此事尚忍為之議者反胥胥然論其伐

羊曾補注東來

原之信見本題註又左傳曰於問守之非見本題註柳子厚守原議曰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

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余謂乎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立伯功致命諸侯不官謀及謀近以忝王命謀近謂寺人也何其

捨本而求末也左氏言其能示信抑文賦其問寺人而不知晉文之

不仁至是固自不可以人理責向使為襄王者知祖宗之地尺寸不

可以與人以正義大法明告於晉晉雖強暴未必敢遽加無道於周

也雖然結尾玉論繁縷一事極為切當仲叔于奚有功于衛成公二年新築之戰衛師敗績仲叔于奚救孫

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縷以朝許之曲縣者三而懸鐘磬而缺其南方周禮所謂軒縣也繁縷者馬飾也二者皆諸侯之禮縣

音玄繁賞之繁縷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夫子曰惜也不如多與

人隧之於繁縷不亦大乎隧堊天子之禮此襄王重隧而輕邑適合

夫子之訓正與孔子不如多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不可責也襄王非則

夫子亦非夫子豈必居一於此矣設此一說曰不類斷曰一士仲叔

于奚內臣也是衛國雖多之邑猶補地也以衛地與衛人晉文公外

臣也是在外朝受圖而夕設版矣以周地與晉人是割地與諸侯之

夕已設版樂卷是不同以此知備邑可多與仲叔于奚而周邑實不

為晉之有矣設版亦是融化左傳句去所以學者貴乎讀書也

張喜犒齊師

僖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待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

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約合諸

侯而謀其不協弥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戢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戢其若先君何君魯如楚乞師僖二十六年

必不然而恃此以不恐齊師乃還楚伐宋齊僖二十六年

而道之以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楚伐宋齊僖二十六年

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王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緩則信急則詐安則信危則詐習俗之情皆然也公卿大夫平居佚

羊曾補注東坡

豫侃侃正論視儀秦代厲為何等物一旦羽檄雷動邊聲四起搶攘
怵迫不知所出有能拾儀秦代厲之遺策以排難解紛者則皆欣然
恨聞之晚彼非遽忘前日之論也苟以濟一時之難不暇顧一時之
詐也故無事則為君子有事則為小人在國則為君子在敵則為小
人彼其心以為誠信者國家閑暇用之以厚風俗則可耳四郊多壘
此何時也兩陣相向此何地也區區之小謀豈當施於此耶可以為
吾利雖置敵於害勿恤也可以為吾福雖置敵於禍勿恤也被孰知
君子之道行乎兵革之間固有兩全而不傷者耶聞其語未必信有
其人也聞其名未必信有其實也吾請舉其人指其實以曉之齊孝
公親帥師伐魯北鄙魯使展喜犒師其行也實受辭於柳下惠焉他
人為之辭必捭闔詭辨期於誤齊而全魯吾觀柳下惠之辭何其溫
厚誠篤守約而施博也首告之以先王之命以發其尊周之心繼告

之以周公太公之睦以發其親魯之心公告之以威公之盛以發其
圖霸之心既為魯慮之又為齊慮之初無一語之欺想展喜致命之
際齊侯一聞王命之重必肅然而敬再聞齊魯之舊必驩然而和二
聞霸業之盛必慨然而奮向來憤毒怨憾之氣陰銷潛鑠不知所在
是宜還轅反旆不待其辭之畢也柳下惠之辭命無儀秦代厲之詐
而有儀秦代厲之功然則排難解紛者變詐之外豈無術耶吾今而
後知存魯亂吳破齊強晉霸越者決不出於孔子之徒也子貢見史記雖
然柳下惠之辭命則善魯所以用其辭命則不善齊孝公成師以出
既臨魯境在常情論之豈有聞一言而遽還者乎孝公度越常情樂
於從善不憚三軍之暴露徒手而還是有大造於魯也魯曾不知報
齊之施反以德為怨與楚連兵而伐齊是柳下惠之辭命適為魯歛
敵之具耳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壯此言非為盜跖也為魯也盜跖得柳下惠之飴而為盜跖魯得柳下惠之辭而為詐一物而兩用一言而兩心隨人之所見何如耳飴與辭何罪焉然則魯之君臣是一盜跖也

楚滅夔

僖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師滅夔以夔子歸

注謂夔子不敢祀祝融與鬻熊祀也楚特假此以為與兵之端而夔子又以忿終之辭答之所以取亡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

道經註曰正人說邪法邪法悉歸正是故此下引事大誥之篇周公

邪人說正法正法悉歸邪正是此意是故發明上文大誥之篇東征

誥作大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王莽篡漢之賊臣亦作大誥以喻群

發陽虎之語陽虎季氏之版臣言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編於孟氏之書則為格言孟子

言也其言則同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此是一篇主意君子之於此有木焉

上文說氣故柯榦固未嘗改也猶言未春氣至猶溫厚則枯者榮

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猶邪化秋氣至猶忿矣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

陳澤者悴猶正化為邪氣也者潛乎柯榦之中而浮乎柯榦之外者也所

木以變惟言亦然言亦變溫厚之氣加焉君子以溫厚之凡勁暴粗

厲之言皆變而為溫厚所以見其正忿矣之氣加焉小人以忿矣之

凡溫醇和易之言皆變而為忿戾所以見其邪不動一辭不移一字

同是而善惡相去若天淵然君子之善如天是孰使之然哉設問言

氣也氣可以奪言言不可以奪氣若云氣變則言故君子之學治氣

而不治言總結上文夔子之對楚問入本正也祝融鬻熊禮其激楚

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其氣忿戾故夔子不祀祝融

其言粗暴也

其言粗暴也

與鬻熊禮也祝融高辛氏之父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衛祖康叔

康叔周文王之子衛始封之君不敢祀右稷后稷周之先祖魯祖周公周公亦文王

子不敢祀公劉魯不得而祀也非所以為罪也未問以魯衛不祀此

固先儒之所論也以見夔不祀祝融然夔子言之所守則是不祀言

之所出則非而答云因熊摯有疾不為鬼神所祐治言而不治氣此

主意以斷夔子之非雖有正禮大義魯祖周公故云正禮大義反為忿戾之

所敗忿戾之氣奪不足以解紛楚人初借此事而反以速禍以忿戾

之禍豈不甚可惜哉夔之不當祀祝融鬻熊楚固知之知

之而且問者特假以為發兵之端耳在常情不得不忿也忿心既生

言亦隨厲故其對楚之辭則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

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忿戾之氣殆如矛戟傷人至今讓者猶

為之變容况仇敵乎使夔有君子亦必以不當祀為對然其言之所

自出則異矣惟其空國無君子故蔽於私忿徒能為不當祀之對而

弗暇思不當祀之由反追咎失楚讐鬼神之不祐何其悖耶嗚呼祖

可讐是天可讐也果如夔子之言則石厚之子可以廢碣之祀事見

年而日磬之孫蓋有不入敬侯之廟者矣本傳夔之始所以不祀者

曷嘗有是意耶人情固有自譽而以惡為美者矣未有自誣而以美

為惡者也夔之祀典本出於禮今務快其忿甘自處於悖逆而忘其

守禮之初心忿戾之移人可畏哉忿楚子而上及吾祖何怒之遷也

怒止於楚其可自附於不遷怒乎曰未也所謂遷怒者非待怒室及

市然後謂之遷也非待怒甲及乙然後謂之遷也怒在於彼遷之於

我是之謂遷怒在於彼而遷之於我是猶奪人之醜而自飲其不裂

腹潰腸者幾希彼顏子之不遷怒果何以異於人哉亦不奪醜者之

智而已矣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四終

